

■ 嫣然思语

这样的时光(外两首)

□ 赵强

天空湛蓝，独行于春日草木间
飘扬发丝随风轻舞
听鸟儿清脆一声声鸣叫
那些深藏自然里最美的颜色
像云一样缓缓显现
即使有什么不快乐
也会被这素雅环境吸引
我深爱着这样的时光
也许，某一天会成为
点亮我心海的那一道光

故乡那棵柳

一个春天，曾亲手栽下那棵柳
多年以后，树干粗壮而笔直
每片厚实叶子被绿色点缀
一抹阳光舒展开来，遮蔽风雨
站在故乡山上，眺望远方
不论风霜雨雪，总会有它转身的影子
向着寂静时光最深处，延伸而去
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夜风，奔波在生活路上
吹散了那棵柳的长发
再相聚时我们依旧欢跳
有些时候，月下流动的乡音
在心灵之上，沉默、蜿蜒
无意刻画出故乡那棵柳的模样
单纯思念的火，也有它宁静的空间
正如，不解的一个谜团

写意乡村

袅袅炊烟，长长的飘带
一次次飞越地平线
漫过桥顶，在田间密林里旋绕
河边垂柳轻摆，梳理着翠绿色水草
把村头一棵老杨树紧紧缠绕
一阵阵悠扬笛音，牵绕，交织
在耳际缓缓徜徉
守护着，成群结队牛羊
夜里，小小煤油灯影
仰天甜蜜的火种，与抽象月光
相映着难舍难分一段隐语
一同沉浸，与乡思有染的一个渡口
痴了乡村的梦
又怎样在烟海茫茫中寻找
放缓脚步，走进这乡村
向着田园深处，向着溪水深处
一路前行，总会走进自己心里
(作者单位:吉林省辽源日报社)

爱晚亭(外一首)

□ 周家海

四面是山
到处是树
一条小路
领我到你跟前
左右两侧
皆是游人
怀中还揣着
好几位游客
近午时分
晴日当头
有笑声与花香悠悠然袭来
静观鸟语和潭影——空人心……

岳麓山

那一天
我径直地
奔你而来
那时，下山的人
跟上山的人
不相上下，川流不息
山脚的美食小街，哪怕不是饭点
也会真诚、热情而且执着地——
用美食将游客行色匆匆的脚步留住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我的三篇学位论文

□ 杨振宁

朱邦芬教授和阮东教授提议，编纂出版我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三篇学位论文。这三篇论文中的每一篇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都非常重要。因而我认为详细介绍它们各自对我的影响，可能对研究生在其职业生涯初期有帮助。

1942年学士学位论文

1938年至1942年，我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必须提交一篇论文才能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我当时选修了吴大猷教授讲授的量子理论课程，所以我去找他，请他做我的论文导师。我曾如此描述过当时的情况：

他拿出一本1936年出版的《现代物理学评论》，让我看其中罗森塔和墨菲合写的文章。那是一篇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综述文章。于是我开始接触到物理学中的群论。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吴教授指引我进入这一领域，因为这对我此后成长为一名物理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次对群论的早期接触，对于我在物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57年10月，在我得知我将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我写信给吴教授：

在这极为令人兴奋的时刻，也需要深

刻的自我反省。在1942年春天您把我引进对称性定律和群论领域，对此我要向您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自此之后我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宇称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15年前的那个春天您给予我的启发。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并且一直很想告诉您，而今天正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

1944年硕士学位论文

这篇论文是在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它由两篇关于合金比热的论文组成，使用了当时常用的近似方法，其主要思想现在称之为“平均场理论”。这两篇论文在该领域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它们确实从两个重要方面引我进入统计力学：

(1) 吉布斯深深影响了我。今天，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在一本康涅狄格州出版的不知名的期刊上读到了他的关于相位规则的论文（令人惊讶的是，联大图书馆竟然订阅这样一份很不为人所知的期刊）。更重要的是，他的小书《统计力学基本原理》让我成为他的热情的崇拜者。我曾在1971年写道：他的《统计力学基本原理》之美犹如一首纯粹的诗歌。

(2) 统计力学成为我一生两个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我至今仍记得，1945年的一天，王教授兴奋地告诉我，昂萨格在伊

辛模型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在昆明而后在芝加哥(1947年)，我曾试图进一步理解这一突破，但都没有成功。最终在1949年，在一次乘坐公交车时，我从卢廷格那里获知考夫曼和昂萨格的一篇新论文。这使我对统计力学产生了终身的兴趣。

1948年博士学位论文

1946年1月到9月，我与泰勒教授一起工作，非常密切。他约有六七名研究生，每一两周他会与我们共进午餐，讨论我们的研究。他还让我给他学生的作业打分。所以我有足够的机会观察他做物理的风格。他有很好的物理直觉，尤其是对于原子、分子和核物理中的对称性，但他缺乏耐心去填补直觉背后的逻辑步骤。例如，早在1941年他与克里奇菲尔德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出涉及自旋粒子的核反应的复杂性，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给出完整的证明。

在20世纪40年代末，低能核物理是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特别是粒子关联效应的实验逐渐展开，例如 α - β 粒子之间的关联。关联效应的理论计算也有论文发表，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出乎意料的大量计算项相消后，最终结果却往往十分简单。我做了一些这样的计算，很快就悟到这些相消背后必然是核物理中的球对称性

的数学结果。但要证实这一论断，就需要进行细致的数学分析。经过几周的分析，我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就是我的博士学位文的由来。

这篇论文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于在理解自然规律上对称性的威力的认识。碰巧要研究新发现的“奇怪粒子”，必须首先确定它们的自旋、宇称以及其他量子数，也即它们的对称性，因此，在完成学位论文一年后，我得以发表一篇关于 0^- 介子自旋和宇称的论文。这篇论文使我出名，因为这直接与朗道竞争。

需要指出，这篇关于 0^- 介子的论文大量使用了场论，而这是我在1943年至1945年从马什俊教授那里学到的，学得非比寻常。

在芝加哥，我对对称性应用的兴趣，不仅在实验相关的问题中，如我博士论文中所讨论的，而且还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上：阐明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方程。在1947年，我试图将外尔的规范对称性推广到非阿贝尔群。这种努力刚开始一帆风顺，但很快就遇到了棘手的技术问题，我不得不放弃。幸运的是，我最终在1954年回到这个问题上，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罗伯特·米尔斯一起，成功地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并就此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论文现在已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老人阅读：与生命的对话

□ 顾湘媛

快乐的时光。

爷爷退休以后为什么爱读书？我认为，他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对话。

爷爷读的书里有家国。爷爷的书架里，有不少是解放战争题材的书。爷爷少年经历过辽沈战役，至今最深的记忆，是因为一把米，被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狠狠踢打过。一家人逃难途中，为了活命，最小的弟弟被送给了人家。生活的改变来自解放后，弟弟找回来了，后来读书上了大学，他自己则考上了技校，走南闯北，成家立业。关于东北的好多事，都是爷爷早就想读，退休后有了一点闲人不知道的秘密，就是他卧室里有三个三层小书架，每天锻炼回来，他就坐在椅子上读书。特别是冬天，瘦小有肌肉的爷爷躺在阳台的折叠椅上读书，阳光把他的脸晒得红扑扑的，那是他最

快乐时光。爷爷退休以后为什么爱读书？我认为，他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对话。爷爷读的书里有家国。爷爷的书架里，有不少是解放战争题材的书。爷爷少年经历过辽沈战役，至今最深的记忆，是因为一把米，被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狠狠踢打过。一家人逃难途中，为了活命，最小的弟弟被送给了人家。生活的改变来自解放后，弟弟找回来了，后来读书上了大学，他自己则考上了技校，走南闯北，成家立业。关于东北的好多事，都是爷爷早就想读，退休后有了一点闲人不知道的秘密，就是他卧室里有三个三层小书架，每天锻炼回来，他就坐在椅子上读书。特别是冬天，瘦小有肌肉的爷爷躺在阳台的折叠椅上读书，阳光把他的脸晒得红扑扑的，那是他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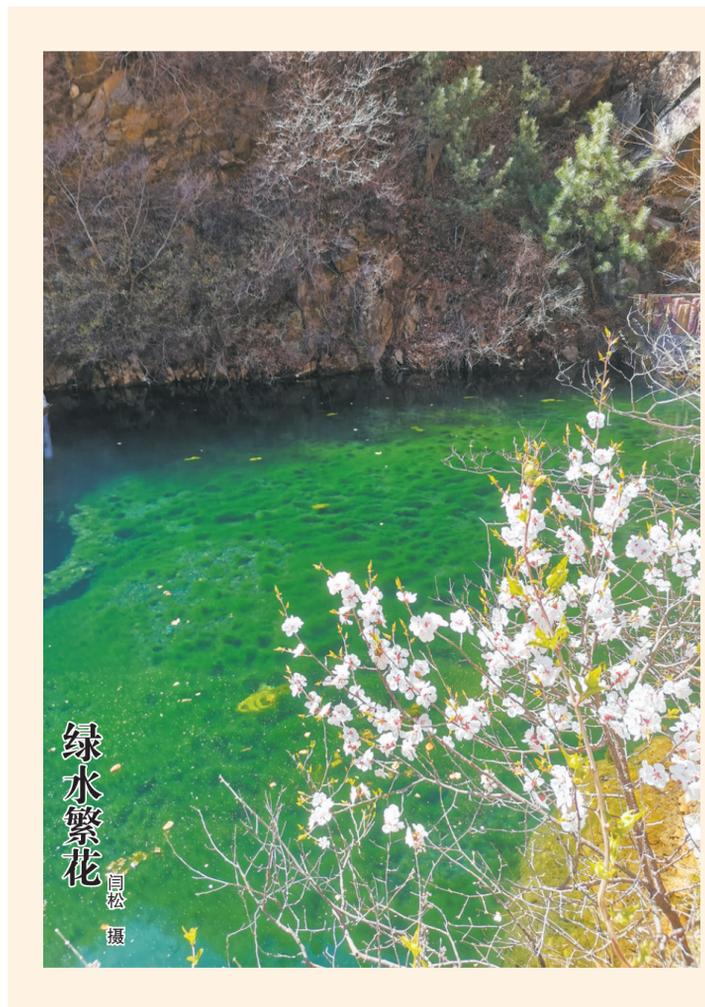
放后去寻找弟弟；也不论冷水江的米酒、炼钢厂的高炉，它们都汇集在一起，和书中的岁月去印证、去感触、去回味……

爷爷读的书里有时代。曾经，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不再关心时事，仿佛身边的世界与自己无关，每日的生活里只剩下了柴米油盐。人一旦脱离了时代，就会封闭孤独，彻底失去了精气神儿。爷爷的太极剑是退休后才练的，跟着老师学，也跟着书本学。小书架上，这种“专业书”占了大半。他带动的太极剑运动丰富了我们家乡城市的文化内涵，他甚至想写本小书，给这几十年的心血立个传。

如果说爷爷读书也有苦恼，眼花字小不用单提，寻不到好书才是心病。不是他不想读，是他实在见不到。爷爷也

喜欢读报，是文化馆阅览室的常客。可是近年来，阅览室很少订报纸了，电子阅读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招架不了。这不但减少了他了解时事的一个渠道，就连以前可以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书籍介绍也一起消失了。

老年是生命的秋天，有道是：最美不过夕阳红。殊不知，“银龄”是从“黑发”走过来的。爷爷的经历说明，如果说“黑发”让人看到了生机勃勃，“银龄”代表的也不是一地秋霜。理应当让“银龄阅读”在“青春阅读”的发展中延续，让他们读书的爱好和选择一如既往，因为尊重每一个人的阅读权利是全民阅读的题中应有之义。书声琅琅、老树新枝都能成为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宝贵滋养，那是真正的“书香岁月长”。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在读研究生)



绿水繁花
周松
摄

“视频”得来终觉浅

□ 陈亮

现在玩抖音的人越来越多，仿佛世界近在咫尺；然而，视频则成为“楼上楼下，电视电话”之后沟通的桥梁。视频虽短，其意弥坚、其情绵绵。

以前在外读书，然后结婚生子，让我产生一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错觉。然而，我一直在他们身边，从未远离。远去的是古稀之年的父母，“父母在，不远游”的神话似乎在此刻破灭颠倒。

当人世间的牵挂，不再付诸纸笔抑或鸿雁传书，那么我和父母视频的想法就显得自然而然，甚至有些奢侈而放荡不羁。

父母自然是懂得我的心思，我与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长达十几年，然后我终于从林间的小鸟变成山巅的一只雄鹰，我们之间的默契更加弥足珍贵。我有时自己也无法承认是否能独当一面，但在视频前，我必须保持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豁达。对于和父母的长相厮守、朝朝暮暮，我选择了逃避，萎缩到了虚拟网台，与父母唠嗑、煲粥，抑或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种存在感。

这样的视频也许由来已久，只是一天天的烦琐，让视频变得再简单琐碎不过。“爸，吃饭没？”“吃了(或没吃)！”“那妈呢？”“她在楼上给蔬菜浇水！”一切显得云淡风轻。水到渠成。下午六点，我正津津有味地喝着小酒，借着酒劲打开与父亲聊天的视频，习惯成自然，心照不宣。父亲接受的时候有99%，剩下1%只是手机不在身旁，但父亲看到邀请总会第

一时间打过来。

相比更多人，在电话和视频之间，我更倾向于视频。在视频的两端，我和父母都保持了一种惺惺相惜，还可以“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虽然很多亲戚说我孝顺，天天都要跟父母视频，嘘寒问暖。但我觉得这与其是一种夸奖，不如说是一种哗众取宠的点赞而已。毕竟，短短的几分钟不是甜言蜜语、糖衣炮弹，却胜似“为赋新词强说愁”，在父母面前获取更多已然上瘾的多巴胺。

每次视频，我都显得犹未尽，有好多话似乎欲说还休。而父母，站在他们应有的高度，对我及我的小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让视频中的我们都心心相印、心有灵犀。

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只剩归途。我请过父母到小家吃饭，父母都婉言拒绝。在我信誓旦旦不爽的时候，他们风尘仆仆地前来。我简直激动得不行。我和父母边吃饭边拉家常，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父亲却拒绝我再给他倒酒，一向性情中人的他此刻颇具仙风道骨。我真想此刻和父母抱团取暖，聊一聊我们在视频中还未聊到的点点滴滴。

终于有一天，我醍醐灌顶。就像父母在视频中所说：知道你们过得好，我们一切皆好！我想起了一首歌，大意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所有的快乐在你身边围绕。不过视频说到底还是情感沟通的虚拟桥梁，放下视频，今后我也要多回去看看二老。